



愚伏集 卷七

書下
雜著

~ 16
2344
7



十三卷 禮記

論書院 八反至
時祭 十三反
重服中祭 十一反
性理問自 廿五反
生自祭 廿五反
庶孽長房 二系
喪中祭 廿五反
服中祭 廿五反
祭祀時表 廿五反
子孫長慶 廿五反
父母長子孫 廿五反
喪中死 廿五反
喪中死 廿五反
喪中死 廿五反
練後上食 廿五反
練後晨昏 廿五反

十四卷 禮記

稱哀稱孝 廿七反
去祭後服 廿七反
禮後服 廿七反
遺衣服 廿七反
神厨 廿八反
遺衣服 廿九反
時祭 廿九反
考妣並祭 廿九反
鴛服 廿九反
先人居處 卅反
服中 卅反
祖父母長食 卅反
祭飯之義 卅三反
奠陳 卅三反
吊客待之以酒 卅三反
吉祭 卅三反
考妣並祭 卅三反

禮記

復用布服 廿七反
哭訖而復 廿七反
墻店用灰 廿八反
墻店 廿九反
外棺用松脂 廿九反
小孝冠 卅二反
大孝冠 卅三反
中庸 卅七反
論語 卅八反
孟子 卅九反
因性 卅五反
父在母喪 卅五反
練解 卅五反

門和
號 2344
卷 16-7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與庠中居接士子

可寅在江陵



晨起病少蘇為嘯詩卷則詩以老死南陽未必非為題未
知此是何人詩句幸以作者姓名及全篇示及為佳薛能
詩曰當時諸尊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是詩人輕薄
不履義理是非但喜語意新奇自陷於妄論之罪故先儒
多評之至以為得罪名教夫孔明出處略與伊尹相似其
不能興隆漢室天也非孔明之所可逆料是以其自言曰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此是
先難後獲正誼不謀利之見讀之令人不覺擊節而繼之

以隕淚。愚常以為允以此與議。孔明者非忍人。則媚疾人也。昭烈三顧之勤。而孔明不出。則是亦一揚朱而已。何足為孔明耶。一出而明漢賊之大義。扶萬古之綱常。其所樹立為如何。而以成敗論英雄者。爭起而論之。陋哉。陋哉。近世有進言於經席曰。老死隆中。使後世不知有諸葛孔明可也。是特處士夸大之言。老莊自私之見。非正論也。今見諸作。或曰。輕出。或曰。徒死。或曰。恨不老死。諸君亦太忍矣。詩言。志不可諉。之詞。華而如此。立論也。幸思之。較耕扶日月。似是宋賢挽時相語。若然。則亦難以伊尹賦之如何如何。

書愚翁執禮帖序及與庠文書後

士之立於世。孰不以直道自期。而一朝臨利害。鮮不為私意所奪。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能一折再折。而終不改其所守者。今古無幾焉。愚翁初以一吏部郎。而捍羣枉。交構之衝。幾陷不測。而不挫當。戊申之初。朝政雜亂。人皆以全身遠害為得計。而又復空臆而言批鱗。而無所悔。至於佞臣詆賢之日。勢熾如灼。誰敢有嬰其鋒者。而直斥設辭。陰護正道。隱然以障瀾之功。而寓之於一筆之頭。譬如蒼桂之性。至死愈辣。至於與庠中士。子書論正。而氣嚴。昭揭孔明心事。如青天白日。使今古處士輩。橫議終為浮薄。夸大之歸。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此所關之正所養之直。庶幾近之矣。士

戊臘月日拙修子識

答安東士友

伏蒙不鄙詢以盛禮感荷之極不勝悚懼禮之難定者必就質於高見博識然後衆論有所折衷今以諸賢之所未定者俯問於空空無似之人欲為之決則求道於盲莫此為甚豈不為者之所抵掌乎然既承不外論以相譁泯默無一言以復則恐非相悉之道而有負於委問之盛意敢略布淺見以備採擇焉夫謂山林高蹈豈論官爵者固是第未知鶴峯之於松巖年紀相後幾何平日相從以前輩尊之而不敢抗禮耶若其雖有少長之差而不至於等行相截則上朝冠爵亦不可遽絕而壓之蓋松巖均為

達尊故鄉之所尚者雖在於齒而鄉飲酒之禮位遵於尊東老老貴貴之義并行而不相奪今當以二賢齒爵之相懸心互為參酌務求安於二賢之心而合於一鄉之議甚善至於東西相對乃是賓主之坐未知孰處賓位孰居主位耶此則決然不可故退溪先生亦以為古無此例其說在答盧景麟書中可考而知也大槩此等重事始謀不審則後悔無及幸無以時月為意庶宜於一代知禮之君子而善處之至善至善抑鶴峯既祀於臨河則一境之內似不必重設如何如何朱子祠在徽州者六在建寧者四在泉州者四在漳汀者各二此則或在州學或在縣學或在書院故不妨重建今既以鄉社為名則與此事體不同此雖

盛問三條之所不及而既蒙不遺故不敢不悉布腹心非敢為是亦以備或說之一耳千萬諒恕勿以為罪至祝至祝

答屏山文會

謹承僉翰審窮陰僉復勻安不勝忻慰經世間蟄窮山憤憤度日甚無可言梁頌雖無僉教本合盡力但念罪戾餘息方此屏伏尋常屋下說話亦不敢信口放言况敢把筆於斯文盛舉耶以故前日不免控辭實豈將赤心片片說謂蒙盛察久矣不料僉不相諒再有督責如此也彼方為刀怒猶未艾而此乃伸眉吐氣略無畏必則禍福非所論君子隨時之義豈容如此况經世向來所遭全在數行文

字作禍本因噎廢食固不可纔傷噎寒便敢放飯大殮亦非愛身慎疾之道如何如何以愚料之梁頌初非不可無之事而先生之德又非假後學揄揚而後顯妥靈盛禮被此末節遲延殊為未安如必欲之則高文大筆自不為無人轉而求之亦無不可惟僉侍財處而察此苦意更毋相強幸甚幸甚坡翁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之句嘗笑其不弘及今備經世變而後知詩人有激之語未可遽厭薄之也信筆及此未知僉侍又能不相笑耳勞學子遠冒風雪而未獲承命悚愧千萬

答屏山院長

庚申

示諭數條乃是甚重難斷之議非臆陋所及而既蒙示鄙

辱兩生遠臨且是師門之事何敢自外而不盡愚耶移建書院於中央善莫大焉而本府士論自前不肯歸一先生不能定之於改建之日而老兄乃欲移之於已設之後無亦幾於不量方耶今日合享之議正所以尊奉兩先生欲別異之於諸書院也豈不甚合事宜而將來守護之事亦可以永久無弊其與相望環列為方伯邑守所矚感者相去萬萬矣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而此心歸依有如侍坐於函丈之間者無他誠在故也豈以稍遠數舍而遽認為無所依賴耶惟杖履之地俎豆之禮既設而還撤果有大不安於心者然亦所重有在直奈何不得今亦無多說話但請痛掃諸般念慮勿較人我多少勿

計道路遠近勿思利害有無但念先生在此在彼為孰重且尊則此事從違亦不待兩言而決如何如何鄙見如此不敢不傾倒以備採擇而已非敢質言惟在量處享日與國忌相值果為難處未知如何而可如或退行於季月上丁則今二十一日似當有具由虔告之事矣不能縷縷

答三書院廬江諸士友

二士友鼎來袖傳僉盛翰謹審廬享合享之事輿論僉同已卜吉日為之欣賀萬萬顧此病蟄無由往從諸同人後列瞻望盛禮是為平生之恨耳下詢禮規所條本非瞻陋所及無問目之式乃後學所以取正於先生長者非可以混施於儕輩間也僉左右臨事有疑或以書尺往復固是

麗澤相資之道至以此禮施之則甚非相悉之意而不免
為恭而無禮之歸為經世者又安敢承當耶願千萬諒察
但既蒙辱問不敢默默所當傾倒謬見以備採擇而重
之事又不可壅爾臆對當與此地一二同志熟議相報乞
勿憊然幸甚祭文似當略陳合享曲折如告詞而已不必
多說話然亦當於後書悉之矣此間士友以屏山撤廟為
大未安引婺源小縣二里之間建朱子二祠事以為仍存
不動只以新位版配安乃為兩全云此言大有理近必別
有言亦望并加叅商至善至善但因此或至遲延時月則
亦未安矣

答問目

配享固重施之於兩先生則恐無過重之疑然此是儒家
莫大重事須博詢精思叅伍諸論以處之不可以倥倥之
言為決也

全無差別果似未安然子朱子立濂溪祠於南康配以兩
程而其祭濂溪文末段曰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
公配神從享云云據此則當時位版亦書先生無疑矣兩
程於濂溪雖道德齊等其為師弟子則固矣而不嫌並稱
况滄洲精舍釋菜于先聖而濂溪以下皆稱先生則後學
尊敬之稱不為尊所壓可知先生字恐不可不用必以無
別為慮則依南康祭文式書西厓先生柳公鶴岑先生金
公允似停當如何

只依文廟坐次豈容他說但四聖之坐當初皆在東壁為一行後因殿宇不能皆為大間架遂分東西坐今奉兩先生作一行于東壁未知如何然分坐亦穩二先生坐次先後非後學所敢妄論但當依二先生平日相處如何而為之序次為得况年齒相去不及肩隨而爵位之相懸又在絕席恐無異議矣

子朱子以兩程配于瀛溪廟而不用別文此為成式但我國宗廟及文廟從享皆用別文用亦無妨惟在諒處

答黌堂諸人

謹承辱書審即日寒沍齋居動靜珍勝慰慕交切示事既有完議自當依施何煩詢及大抵吾鄉士習之不美一至

於此尋常慨嘆未論義理只以淺事言之既書名儒籍以為自安之地而終年未嘗入番兩度大祭又不肯來與駿奔之列是何心也其心既不知聖師之當敬則其身雖黜之章甫之籍未為過重也笞奴之罰自中難於一一施行不如抄報官家逐一罰講而植藝之乃於事體為得如何又有一事文官不預大祭極為無據而亦難於不速而自請今後前期招致之意告于令城主善善曾與安仲叔平合辭論此而竟不見施行是未免為自上犯之可嘆可嘆

答黌堂諸人

承示諭不勝驚慮吾鄉以文獻見稱而今日士習一向頹惰至於最不可慢處敢慢痛嘆如何二丈無官帖而私請

暫似未安然當此大事不成模樣則須有別樣方便不可
膠守常例二丈聞之亦必驚悚不視為他家事幸急遠告
報請來甚善趙清道未知有何事故如不甚緊則必馳來
亦可請也生亦今日無序立之礙切欲馳進而脚痛不能
久立有意未能良嘆良嘆諸丈若臨罷齋後議立規例嚴
其無故不進之科以警動之不可任其頽惰而不為之所
於僉意如何

答黌堂稟目

不敢質言然以理揆之則一國忌固重而歸胙之禮亦不
可廢且既不敢食又不以分則是宿肉而藝棄先聖之餘
矣至如飲福則初獻官既受神賜於三獻之後今之祭後

以次拜飲於堂中而亦謂飲福者乃是俗禮雖廢之恐亦
無妨

答道南山長 丁巳

昨見汝完別紙則岡老之答推托於配享而快許於從祀
云其微意可知來諭乃謂此最大節目而未及奉稟云極
為可恠無乃不見遠而遽發此問耶不稟則已既稟而
不用無乃未安耶且以淺見言之蘇翁於退溪雖不執弟
子之禮後學之尊仰不可無階級夫子之待西山常以老
友而實紀羣書皆書於弟子之列恐當以此例處之如何
如何

答道南山長

承示諭斯文盛禮一鄉大事乃生出一節拍極為未安但
反復令城主書則非有他意但慮寒岡之意實不快於從
享而故為宛轉於已定之鄉論耳若然則寒岡之意必不
如此而又安有不悅者相唱和之理恐牧令公親切之情
過為疑慮耳今既稟問於鄰邑通諭於一鄉盛禮之舉只
隔一宿而遽為停止則傳播之說紛紛百端不可以戶說
而鬧端作矣豈非不幸之甚乎令公之意果歟於從享而
使之姑停則決然行之果為未安今既無此語則何可揣
探其意而停止耶今但以必無是慮之意洞陳於前繼以
遽停生鬧之意詳說於後則令城主過慮之疑將必釋然
何嘗有固必耶淺見如此惟預熟思細商使無後悔至善

至善未由面論脉脉

答道南山長

示諭謹悉官備然後具備與其苟簡不如闕之此老兄之
意欲盡其誠敬而無所欠缺固為盛矣然先儒之言曰祭
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今執
事之不備不過為禮不足而已若遂廢祭則敬無所施豈
有此理但當盡吾之敬以期昭格僉君之議為得矣大槩
七習不佳惟知自便而罔念享祀之為重頃日舍采時會
者僅升餘云若任其解弛而無以振肅之則將來必有無
以為祭之患况書院執事定數題名本不泛然闕一則不
可而慢視若此無故不至或有故不緊者並用重罰以大

警動之甚善甚善至於文官則前日亦無齊會之規故今亦未及察耶盛意引此自咎此則過矣過矣毅然擔當整頓頹綱惟此之胡適坐齊不宣

鄙意見之私忌為大禮所壓暫用盛服本無未安故向以告於左右而承來示似不聽察幸更諒之

答道南稟自

院享用季月上丁亦曾有聞矣今者見教既出於勢所不得已者而文契諸君之見又皆若是則如來示改卜季月似無不可但從前每用仲月之中丁已成式例而遽改以季月則暫似無端若不得不改則須於仲月中丁前期具由以告何如然鄙意則姑循舊例雖甚苟簡而勿輕改焉

以待更加沉思博詢蓋決其斷不得已而改焉何如况今秋則未必有大侵之虞乎如何如何

答栗里諸弟

丁卯

戀中見書知暑熱愈履增勝不任欣慰生眼疾久益不差旬年心動之瘡近又發作可憫然不至如向年之重可毋深慮也家事敗已盡矣此是厄運所致其如天何我原昌君及護行官皆已出來從胡八十餘同行數日當入京但毛都督若要於歸路則虜必謂我連謀朝廷深以為憂奈何奈何頃日玉堂劉騰本在白坪曾見之否其中所謂大舉措者未見採施朝家玩愒日甚此必天也思之氣塞即寒僉况何似吾無恙到三山明日將宿懷仁幸值日氣

稍解所慮前途必遭酷寒耳孫兒久在懷抱中別來念念
不忘須留意者護逐日課學日若寒甚則亦令勿出入雖
闕讀不妨也 己巳

答景烈弟 光世

得書慰甚示意出於相愛之至情見之令人起感人臣道
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八歲讀小學時已知之矣豈不曉此
道理而貪位冒祿作此歧路人耶只是我國之制自上
不許遠則無決歸之路如近日張旅軒初欲謝 恩便還
而淹留踰月乞遠不得 命不獲已帶職徑去此在此人
則猶可吾輩常調官何可作此舉措分義之所不敢也若
苦奈何且凡事論義理可否而已名之高低不當慮也

答景式弟 憲世

見書知有靜居讀書之樂深喜深喜但思歸之意至形於
歌詠可見讀書中全未得樂又可念也若果得真味何暇
有憧憧戀家之念幸於卷中潛心着力降伏得這箇飛越
心慮甚善甚善若不能然則必生心病亦不可知慎之慎
之

與盧甥

炎節已屆想學履增勝懸念不能忘似聞女息當以開初
見舅姑云平生愛而不能教事多不習且其氣魄甚弱今
當出家之日不勝眷慮之情渠在家時以我為天今則以
君為天望凡事護短教之而不能則責之責之而不能然

愚修文集卷之三
後怒之摯而有別敬而不踈此君子之道造端處也至祝
至祝

寄松 壬子

未知已就師門或尚留母側大槩隨時隨處勿忘本業毋
令心地茅塞為善吾道中無恙入城今三日耳
知己就師門想講學日進欣企千萬平日見老兄愛汝太
過想督課不嚴汝須自知謹畏自勿懈惰切不可恃愛而
萌戲怠之心甚善吾閉門好道勿以為念汝弟聞亦隨汝
甚以為喜懶甥學於何處亦與同處耶未知為慮
前書已見之即見內簡汝兄弟皆來在傍云為慰蒼石書
中譽汝不容口更宜勤業慎行無使為過情之聲甚善甚

善吾杜門市街傍僅免他患今月時事不可廢白于汝母
不求備物惟致誠精白以行為佳二十九日乃冬至而其
日 國忌不可行祭二十七日八日中過行為當祝辭年
月日下書曰孝玄孫嘉善大夫行虎賁衛大護軍某使子
松敢昭告于云云可也初獻汝為之則汝母為亞獻未安
汝諸叔為之甚當

寄松櫟

見書知好在深喜深喜即今想已入山中侍在母傍未知
汝母能無疾病否吾無恙櫟亦好在勿念勿念詩經溫過
後欲讀何書耶吾意即學書經似當更宜于校理前勉勉
勤勤惟以明心長智為計切勿為僥倖科舉之念至佳至

佳

在側乎從師乎惟願隨地勤業耳左傳初卷有落張詳考
書送之意曾已命之何不籍記而佩行之耶後便來無忘
書送至可

健否勤業否戀戀之情與日俱深吾無恙只是未得便歸
春又闕祭雨露之濡但增怵惕奈何奈何

答松 乙卯

見書知好在深喜古人以羣居為樂者以其有講學之益
也若嬉笑雜談度日則為損不少須以此意語諸君相與
勉之至佳

禪房寂靜想讀書有未不比城府膠擾中深以為喜古人

詩曰目前豚犬類未必能忘此父母之心也經書須窮
研意味方有益若但奔程趁限專務口誦則買攢還珠畢
竟何益

寄大兒 己未

先賢棲息之地遺跡宛然汝又不比他人能有感發興起
之心否老父平生願一到其處意非不切而屢成參差今
則老矣無復可望悵然而已即狀一紙送去恐渠輩視為
見幸達之十行森嚴足以破奸諛之膽而只恐渠輩視為
屢試無驗之言可憤可憤

知好在為喜心經二冊付去須端坐勤讀勿為戲謔惰慢
之事至佳至佳

日者見書知好到山中深慰想禪房日長讀書有味趣不
如在家時須惜取分陰勿令懈怠之心間之沙彌輩或野
象戲若作此事甚妨日業且見侮於僧輩不少千萬戒之
為善

近日諸况何似道孫無恙否戀戀不能忘山靜日長正好
讀書共被連床樂必無窮為汝輩深喜牧令已停行朔講
想必不廢汝又差初一日望 闕禮執事晦前出來為佳
餘不一一 只願勤業耳

寄大兒 癸亥

頃日書想已到矣甘雨洗旱百物向蘇其處亦然否近日
家中大小皆無恙否吾供職僅保但同僚過為引重之言

以誤 聖聽至令於常規之外頻數入侍上劄不得 命
昨於 榻前又為面達則又令於上下番外別例入侍此
則乃是曠世異數尤不敢承當艱得力辭苦爭而免猶
命間日入來講退又 教承旨令賜米豆古人以君恩太
隆為太憂豈知身自當之耶以榮為懼不知所出
宋郎想與同處須於日閒以講究義理討論經史為業勿
為雜談以費光陰至佳 聖教頃下中外感悚大哉
言也錄去可傳玩且納于諸尊處也

答樗 甲子

汝兄來汝書至我心之喜如何可言見汝書詞甚通暢大
勝前日尤以為喜然身有疾病慎勿極意讀書以養氣調

病為主至佳吾患泄瀉苦受由調理忽於十七日有上變者逆獄又起不得已力疾出 肅耳

頃日鶴年歸時因霍亂新瘵氣困不作書今則快差思食已數日能喫亦兩日矣大抵衰年氣力決不堪供世雖使甦勉亦無補益於 明時惟早得退休溫理舊業乃為上策今若因此機會得遂此計何幸如之似聞 聖明無意許適此為可憫然勢須再疏三劄以得請為期不暇避瀆擾之誅也

咸寧門外者汝顏色有欲泣之形遠離膝下情固如此然亦不當見於容色以惜病父之懷也吾今向忠州氣頗平健飲食亦如常可勿慮也

見書知一家均安深喜深喜汝兄再貫三場諸從亦皆高捷得無有歆艷之心耶富貴利達皆是外事不足深慕果能辦得此心堅坐讀無限好書則汝之所望無過於此若不能然則學為詞章隨衆作舉子以圖立揚亦是一事慎勿悠悠泛泛虛度歲月作五十無聞之人甚善甚善

寄樺

乙丑

得書知到家無事將作檢湖之行深喜深喜人事拘牽不能專意讀書固學者所憂然做得人事即是學但隨事做得是為好耳惟父母之所憂者只是奔走之餘或生疾病耳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

愚伏文集卷之三
臣妾葬而後祭註祭謂練祥昆弟指小功兄弟惟其異居
故殯則可以祭耳若親兄弟則豈有異宮之理乎孔子答
曾子之問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疏謂身有總服尚不得
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儀禮註天子諸侯適子
死斬衰既練乃祭據此數條則今日之事當有以處之矣
節祀及墓祭葬後可行時祭則必須練後方舉忌祭則與
吉祭不同六月三忌從便設行

在道至家凡况何似早熱太甚諸病婦及道兒得無大段
疾痛否懸念不忘此間皆安好可勿慮也昨日與同僚上
劄論五不如初而痛論拒諫之病亦頗指陳心術微處而
聖批委曲大加開納真 聖主也只是悅而繹從而改

乃後面一節最喫緊處區區企望之誠此時尤切也

答宋甥敬甫

後七

甲子

得書知侍奉學履萬勝慰甚生已具狀辭以疾病目前且
爾偷安時復溫理舊業覺有味趣只是衰憊已甚精力不
能堪徒有窮廬之歎以此切願君及此在富力強時節辦
得百十斤炭火鍊得丹成毋似此悠悠者過時而悔此心
真切幸勿尋常聽也俟早晚一來姑不既

與宋敬甫

乙丑

新正想侍奉萬慶學履增勝遙切賀喜老生作六十三歲
翁氣血精神能有幾何而尚此遲徊不能便休豈專為貪
戀爵祿耶日暮途遠思之不能不喟然耳

千里旅榻父子相守一病奄忽竟至不起雖欲委之於數
而以理自遣終有不可得者奈何奈何書中所示實出衷
曲益增悲感發引當在十九日想君行未及見耳文息聞
有娠驚慟之極或致損傷幸須諭之以理使勿過哀食素
亦不可多日以傷元氣凡事專恃專恃

答宋敬甫 丙寅

老病不死又遭鍾情之痛此是行負神明致此酷罰奈何
奈何廢宮在遠病不得往見死不得往哭益深悲慟苦若
如何審尊堂久安何可遠離歲翻俟稍暄陳疏下去經紀
葬事為計其時可得來會耶

答宋敬甫

丁卯

多亂中累次專人相問訊不勝欣慰生間關下嶺僅免道
斃只是召募之事茫無頭緒恐無以仰副 朝廷任使之
意日夜憂憫仰屋而已避亂向茂朱甚為得地然若至於
胡馬渡漢則不當為一家私憂天若助順豈至於此人事
無一可恃但恃彼蒼痛苦如何所祝隨地珍愛慰此相愛
之情每讀老杜簡齋詩一家漂泊之狀令人墮淚豈料今
日親見此境界耶兒子辛已入土此後無復憂慮已忘之
矣

人來得書審季秋悽凜孝履支福不勝欣慰經世僅保跬
伏而前上乞適之狀計日當有回下尚未來以此踟躕
度日耳尋常期待於君者不淺幸於饋奠之暇博考禮經

讀禮之餘又溫習語孟庸學心經近思等諸書此古人所謂常以義理澆灌心骨者日用間不可闕此工程也千萬不能及

向見書知粗安為慰嘔吐之候乃是脾胃受病之致而喪中此病最難將護幸須十分慎攝至善禮曰毀瘠為病君子以為不孝念讀禮方勤豈不知此只恐非知之難行之惟艱又恐氣之虛實病之輕重失於秤量不知不覺地或至不勝喪世人如此者甚多此可以為深戒也所問禮起緣前後往復辭說甚多難於披閱日間又苦公私酬應家不能細商量草草註其下良媿良媿記曰教然後知困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真生之謂也然以沙溪為

門長當不患就正之無所矣以此為慰

答宋敬甫 已巳

東隅雖失桑榆得收否大抵科舉得失有數朱夫子所謂以不必得之心處之者真至論也生疏 批尚未下方敢踏待 命殊不知故山之為樂苦苦奈何

今日是君縱橫禮樂之日遙望日下雲不勝頌祝之至生三疏極未安猶有冀幸之心不免復瀆必有 嚴旨又安知蒙諒察耶中心懇禱而已

燕鴻不相值見所留書令人悵然生舛病觸寒幸免凍傷而重擔稠疊解脫無路 肅謝後又再上劄不獲 命苦若奈何三劄之示可慨然淹連有時庸何歎耶只祈益務

克積慰此愛慕

與宋敬甫 庚午

書來知春集句安不勝披慰印此新正想惟益膺多福生
幸免顛仆又見新年第未知老馬為駒當如後日何耳靜
坐看書已是十分好事况能就有道而止焉則其進又可
量耶深喜深喜示朱書節要近思錄果有二三件送入取
來熟讀則雖編絕也不妨也

尚在連山未還耶想所得愈多深以為喜禮文固當博考
細講然心性上工夫尤是向裏緊切事須熟讀濬洛諸書
朱子書節要尤不可不常留案上也生衰病僅存無可為
相愛言者慚愧奈何

久知君得味書冊上本無向外之念而頃日除 命乃是
儻來宜若可就方數日待來得書細審示意真所謂分金
秤上稱停出來深喜深喜胡文定謂出處不可問人蓋以
允為人謀者常說第二義故也示有或者之議固亦有理
而比君所以自揣量者則未免稍低矣聞沙溪丈亦言不
往無妨此真為君謀忠也自此閉門端坐沉潛聖賢書反
復研究則其進豈可量也看別紙所問知近日所得儘多
以此尤不欲少年出世路耳
期逝不來方以為念見書知已安健深慰此中亦粗安但
聞鄉山旱甚種不入土民將靡遺云此豈一家私憂耶可
慮可慮別紙略注各條下未知果無謬誤也沙溪丈書以

生勸君來仕責之甚峻此真是好意思可敬可敬然於生之本意頗似不相諒今有答書而亦不欲自分踈只願君知之耳幸益勉力以副此文意

答宋敬甫

庚午

生冗衮中汨沒度日少無虛閑安靜意味每念人生亦能幾何而前去七十只隔一年如此浪費光陰了無裨益於公私豈不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釋偈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者足令人悵然西報不甚急而虜使以溪壑未滿恐嚇萬端痛惋之極寧欲無生

答宋敬甫

辛未

頃得書知眷聚無事深喜張持國所進典禮問答考據明

白論議直截見之令人嘆服去冬在京時亦有論辨意日君把筆而未及成今則無事於此矣何快如之生一病三月食日益減氣日益憊窓外梅花政開而不能為巡簷察笑計苦苦奈何

便來得書深慰第承沙溪丈計音不勝驚愕不曾聞一日愆攝之報而忽承凶問想必乘化歸盡有同大寐耶頃此病昏未由往哭但有悲痛念君一生師事素有一視之義而遽失所依歸樑摧之慟何以堪支哲人萎矣典刑漸邈吾黨益孤之恨在老夫尤切生病日益深食日益減氣日益憊思與君遠相見得連心之款未可得暇一來耶

答宋敬甫問目

太極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五
生土云云有生而后水可以流有木而后火可以行矣
而水之生在土之先木之生在火之后未生土之前水
何處挂搭未生木之前火何處挂搭耶無乃所謂生者
只是生五行之氣而已至於成質則必相須而成耶
疑而後思思而後悟古人之學以疑為貴者此也此段所
論可謂善疑而善悟深喜深喜勉齋黃氏論此甚詳其說
在啓蒙天一地二章小註可檢者也

陰陽一太極註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云云性理
羣書註曰太極為精陰陽為粗太極為本陰陽為末云
云此註恐誤栗谷先生云精粗本末皆氣也一理通於

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也云云後考朱書八卷二
十六板有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論語註
亦曰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云云與李先
生語合如何

大傳曰形而下為器形而上為道道即器器即道朱子曰
此是孔子文章若以有形無形言則器與道為二物以在
上在下言亦為二物須如此說方見得即形而理在其中
道與器不相分其文記不起濂溪所謂陰陽一太極即易
所謂器即道也性理羣書註錯說處甚多至或不成文理
而此條所釋精粗本末則無誤矣若依栗谷說則精粗本
末之下當着在吐耶若然則釋陰陽一太極不成說諸矣

蓋大而莫能載小而莫能破者無非器也而理無所不在
子思所謂費而隱子夏所謂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所
謂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與來示所引朱子語皆
一義也理固如此本無可疑但此所謂精粗本末無彼此
一句分明是貼陰陽太極字說以為理與氣無彼此耳非
泛論氣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細思之先賢說話橫說
豎說各有攸當最忌相牽合作一說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云云性字當以氣質看否本性
看否

亦各具一太極之義然以各一其性之文觀之則似是無
氣質言

妙合而凝性理羣書註曰妙於凝合無間斷也云云按

妙合云者理氣本混融無間也此乃理氣混合無間凝

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此乃陽動也妙合與凝乃兩項事

也而註以凝合言之乃一項事恐不合朱子之意註解

又曰無間斷也間斷字恐未穩以間隔釋之則未知如

何

示意極精註中兩句無一句是前所謂或至不成文理者

指此等處然殆無處不然恐不須着意者

陰陽五行氣質交運云云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氣則

交運質亦交運耶

所疑極是當更詳之

生之謂性許多性字或似本然或似氣質當無看否
程子此段凡着十二箇性字皆說氣稟惟中間便已不是
性此一箇性字專指理言大抵性字從心從生與理字不
同理墮在氣中者方謂之性故曰性即理也蓋謂在人之
性即在天之理耳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
也三生字以生生之生看否以生活之生看否葉註及
朱子說欠分曉

生生之生生活之生不必大分析但將朱子所謂生理本
直具此生理等語反復參究則自然如聖記所謂相說而
解矣

答宋敬甫問目

子之生日設祭於考妣今俗多行之考妣生日亦然但
祠堂之內獨設未安亦不可并設於諸位請出行之又
不要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耶三年內則既無此嫌父
母生日及諸子生日皆象生時設享於几筵如何如何
朱子生日適在季秋故仍行禰祭亦非放過是日而如
不在季秋想何以為之朱子於考妣生日則未聞有所
行耶孤哀先考生日適在季秋故三年內則欲依俗設
享三年後則雖與朱子事少異而放其例欲設禰祭於
其日未知如何嘗見喪祭禮答問鄭寒岡問於退溪先
生曰家禮集說中有生忌其祭文曰存既有慶設寧敢

忘云云先生以為非禮之禮第今欲行者非為生忌實為禩祭而兼設於是日果不悖於禮意否

鄉校禮輯乃明儒屠羲英所著蓋就瑯山儀節而增添之者生日祭所謂存既有慶歿寧敢忘者即此書祝式也出主於正寢而行之如忌日之儀所起兩礙非所患也然忌日之祭亦古者所無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者持含恤而不及他事故曰忌日耳非祭名也宋賢始以義起而朱子於家禮亦著之然比四時正祭及禩祭則頗殺其禮其微意可知也至於生日之祭宋賢之所未起而近於人情之尤者故李先生斷以為非禮之禮後學似不當有他議也朱子以季秋祭禩為重而適生日在月內故以其日行

之非以生日為重也若於考妣生日有祭則必著之家禮矣先大夫生日適在季秋則雖三年之後以其日行禩祭甚得情禮與所謂非禮之禮者自不同矣來示得之

庶孽則不可以最長房論耶庶人只祭考妣雖是國法而古之所謂庶人實未受命者之通稱則此法恐難行得也此法既不可行則今之庶孽固不可只祭考妣而嫡兄弟皆歿則或可奉祭曾祖矣稟之沙溪答謂國法庶孽雖曰只祭考妣其身自處不可斷然如是若有廟可以祭之則當奉曾祖神主祭之可也云云未知如何沙溪說甚當

先考庶弟雖存而出繼於人亦可以最長房論耶伏乞

更教

既是庶孽又是出繼之人以本宗最長房論之未知如何抑祭三代固是時王之制而程朱之論皆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退溪先生謂士子好禮之家從古禮祭四代亦不為僭具由告辭于先廟而不為祧出未知如何

喪三年不祭雖是古禮而朱夫子又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後用墨衰常祀家廟之教栗谷李先生亦以為葬後若遇忌祭墓祭及四時節祀皆以生布直領孝巾絞帶躬自行之而忌祭墓祭皆一獻不讀祝饌品減於常時云遵此行之未知如何

依栗谷所行行之不妨但未知所謂絞帶者是何帶耶若是成服時絞帶則非徒以此入廟未安儀禮卒哭受服斬衰絞帶變麻服布用七外布為之緣何既葬後有絞帶耶今俗多不行卒哭受服之節無乃栗谷亦只從俗耶更質之沙溪而行之為善

期大功未葬前忌祭墓祭同居者廢而異居者行否時祭則異居者亦於葬後當行否總麻小功成服前則忌祭亦可廢而成服後則時祭亦可行耶

禮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外喪則行外喪即異居者也可考曾子問篇第二十二條而參酌行之則庶乎得之矣

祀事臨行家內或有婢僕之喪或有產婦則凶穢之甚

何以處之齊戒時喪家往來人亦忌不見否

禮父母之喪將祭而有兄弟之喪則殯而後祭此練祥二祭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觀之則廢之似當家內有解產者則不潔不可祭也初喪斂殯往來執事者則忌之亦不為過

宗子死未葬前祖考忌祭墓祭喪家當廢而如有介子異居而欲行則亦不悖於禮否

禮士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此推之則宗子之喪乃祖考之正統服未葬廢之似當

有子女先父母死及父母喪未葬前其忌祭墓祭皆可廢耶葬後則當以素饌行祭耶抑生死有異用肉無妨

否

未葬前廢之無疑葬後則祭用肉似當

喪中人死則其斂襲當用何服耶若用凶服則地下殆無免喪之日欲用吉服則於心又不安禮有所據否

斂襲當用吉服李先生有定論但欲以喪服納之棺內右邊云此則恐又難從鄙意喪服只得留之生時喪次喪除後去之於象生時之義為得矣聞西厓寒岡亦皆如此說人有父母喪未畢而死則其成服前父母朝夕祭當廢否以生人言之父母於子喪無三日不食之禮廢之未安而亦有喪家三日不舉火之文如何如何

禮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歲諸祖廟卒哭而後各反其

所釋之者曰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以此推之則未殯前朝夕上食不得已當廢矣

退溪謂練後則朝夕上食及上塚時並當止哭練後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云云以常情言之雖練後至於上食及上塚時必當有哭泣之節家禮所謂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者亦未曉其意所謂未除服者似指喪人而三年內凡筵尚存喪人必當在喪次何以曰會哭殊可疑也

尋常致疑於此後考喪大記之文則有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註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觀此則家禮此條無所疑矣蓋古禮如此也但上塚

時則情理自當哭不當問禮之有無也家禮墓祭有環繞哀省之文况三年內乎

練後雖止朝夕哭而晨昏展拜几筵實合情禮退溪先生亦以為善遵行如何甚好

鄭寒岡云禫祭祝文尚稱孤哀子則禫祭之前仍用孤哀之稱無乃可乎退溪答謂當如此而喪禮備要云祔祭以後並稱孝子兩說不同何歟沙溪批謂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註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為吉祭故祝辭稱孝子孝孫自虞以前為凶祭故稱哀方氏曰孝為子孫終身之行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云

云丘氏儀節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與雜記說不同恐當從雜記更稟愚伏定之云云

從丘氏儀節不妨雖從雜記書尺則不可不稱孤哀不然則所謂喪稱哀子哀孫當用於何處耶

嘗聞辛都憲慶晉文行喪甚謹必吉祭之後始着純吉之服始飲酒而食肉云未知禮意亦然否

禮曰禫而織無所不佩註黑經白緯曰織疏曰禫祭用玄冠朝服祭訖首着織冠身着素端黃裳踰月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尚織冠黃裳故未得無所不佩如平常也禮本如此辛君可謂得禮意矣惟飲酒食肉則禮無必俟吉祭之文但曰禫而飲酒食肉先飲

醴酒先食乾肉而已

禫訖着織冠素端則帶亦用白否今亦略依此行之如何沙溪答曰禫後猶着白帶則似過矣禫後即食肉飲酒於禮為合復寢則重於食肉飲酒故在吉祭之後也云云

沙溪答是

家禮祠堂章所謂衣物即遺衣服耶父母遺衣服固不忍他用而其數頗多則似不可盡存如何如何其所謂神厨即備祭物之所耶

遺衣服祭則設之於衣尸乃是古禮而今則亡之藏之祠堂似無所用不如依禮文稱數多用於大小歛得之矣

衣物即衣服及他服用如顧命所陳之類神厨即具祭饌之所

父母遺衣服不能盡用於大小歛而今不用尸則亦不可以衣尸藏之祠堂果無所用而既不可他用則依漢朝原廟之禮藏之祠堂而時時設之亦如何神厨乃備祭物之所而在祠堂垣內殊非君子遠庖厨之義如何沙溪答謂漢之原廟藏遺衣服月出遊之儀未知是否不須援而為効祠堂內神厨非殺牲之所只臨祭時炊爨羹炙而已與遠庖厨之義自不同云云

沙溪答皆是

遺衣服藏之祠堂果似無用而處之亦甚難便竊以意

度之遺衣服則或滌濯以為子孫衣服亦無不可至於冠帶諸物比於杯圈書冊尤不能接目而存之難處焚之墓所或埋於瘞地未知如何沙溪答謂示意曲折甚好焚之墓所似可而古無此禮不可創始也云云禮所不言先賢之所未嘗論何敢折衷

時祭及禘祭或因服制或有事故不得行之於當月則次月退行無妨否或在遠地使子弟代行猶不失使人攝之之義否

禮曰過時不祭禮也據此則月後退行似為非禮而詳陳註則又似謂春祭過春則不祭夏祭過夏則不祭然則雖季月亦可行之也然禘祭則恐難退行於十月季秋成物

之文何取於十月耶攝行似不妨

今俗同奉考妣於一倚又無設饌於一卓與家禮考妣各用一倚一卓之意大不相同而孤家從前從俗今欲變改未知如何

兩位共一卓五禮儀之文從時王之制亦無妨吾家自先世遵五禮儀今不敢必變

殤喪當遞降一等而殤於長者喪亦當遞降一如長者之於殤喪耶

儀禮喪服記曰童子惟當室總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戴德曰謂十五至十九為父後者其服深衣不裳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據此則總服輕惟當室童

子與族人為禮以服之然猶不備其制不當室者不為服也小功以上則不當室者皆服惟十四已下不堪麻則否竊詳此答童子於長者喪小功以上皆當不降而前有通其年適降之教未知何據耶沙溪答謂喪服記童子惟當室總註童子未冠之稱當室者為父後承家事者也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未冠之稱者謂十九已下按內則年二十敦行孝第十九已下未能行孝第非當室則無總麻以其未能行孝第故云恩不至不及外親故不在總章而在此記也云云愚嘗疑此無服之言今更考之似專指外親總服也本親祖父母及兄弟等諸父之喪何可無服乎長

者於童子喪既以長幼遞減為服童子於長者亦遞減相報服明矣禮祖父母喪女雖適人不降以此推之童子於祖父母亦當不降也其餘兄弟諸父之喪隨其年遞減月數恐為得之此意須更問愚伏定之非徒僕解疑後學亦有知而行之者矣云云

非當室則無服云者本謂緦服不拘本宗與外親若祖父母兄弟諸父之喪自是重服不當論也恐必溪丈於喪服記本文未及致詳而有此疑耳遞減月數如報服之示恐不當然有知則有哀哀則有服何可以已年之少而減其月數耶如何如何

曾見喪祭禮問答一士人性孝其先人雅居之所不忍

坐卧至於幽閉退溪先生以為苟如是古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等事似皆為忘親此人有不忍坐卧之心甚好而至於幽閉則不可云云幽閉雖似為過而先人終命之所燕樂歌舞皆於斯於人情有所不忍未知如何

退溪先生引孔子語答此問極其精當何可致疑聖人人倫之至而未嘗有幽閉先人之室者此人所為真韓子所謂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耳豈有此理若如來說則古人成寢之頌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君子何以謂之善頌耶必代易其室然後安乎賢者過之恐不應至此李先生所謂不忍之心固好至於幽閉則不可者十分

恰當無以易之矣

服祖父母喪而赴舉者程子既非之兄弟之喪雖不並論然兄弟葬前則亦似未安或有外祖葬前亦不赴舉者此則似過如何如何

雖同是期豈無差間然葬前則赴舉未安來示得之外祖葬前不赴舉則似過

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期年食素居外一如喪人至於服闋亦曰父有重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不與宴樂此意甚善如何

此正聖人所謂獻子加於人一等者可敬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然帶用黑色似為得中如何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祭之之義似不涉於主客之禮而釋之以此何歟侍食於長者亦不敢當客禮則亦不敢祭耶稟之沙溪答謂古者座中上客祭酒其餘人不為之祭國子祭酒之名由於此但家禮四時祭正位皆祭酒與古禮不同未詳其義今者對尊文食有齒德敬如父兄者外其餘年長者為祭似或可也云云

禮主人延客祭註延導之也論語註所謂不敢當客禮正謂此也若待君祭而祭待君食而食則是以客禮自處也侍長者當祭與否之問沙溪文之答斟酌得是當

葬時具酒肴以待吊客鄉俗酒酒甚無謂也好禮之家

自不徇俗而至於練祥人皆謂異於初喪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噲之象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象賓兄弟皆飲之可也此則非惟飲客主人亦自飲之誠為末流之口實或無乃漢儒傳會之誤處耶忌日不餽家禮所著安有練祥之日而主人與客酬酢之理乎今人於練祥雖不酬酌而設酒饌以待之若不可已者然練祥喪祭也非忌日比而行此忌日所不為之事畚野之俗一至於此程夫子所謂毋陷人於惡者正謂此耶或云家禮吊禮護喪送至廳事茶湯而退今人既不用茶則以酒待客不至甚害而遠來之賓亦不可全無接待之禮云未知如何

古人祭禮與後世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皆祭時事非如後世之餽也禮以為重故不敢廢心不能安故不敢飲至齒而已入口而已乃其節也不可視為傳會之誤若公人於祭饌之外盛備酒食有如宴賓之為則無理甚矣夫不可從若以祭餘待來會之客而令族人為禮不至變貌則庶不為陷人於惡矣

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註陳氏曰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云云此說不能無疑蓋二十七月喪盡之後踰月而行吉祭吉祭而行禫禫然後始復常則吉祭實終喪之別祭本非四時

之常祭也似不拘於仲月與否而陳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常祭必欲行之於仲月殊未曉其意也且禫祭在孟月而踰月則固是四時常祭之月矣禫祭若在季月則雖踰月亦非四時常祭之月又惡在其用仲月之意耶

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註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熊氏曰不當祭月則待踰月也陳註踰月吉祭之說蓋亦於此竊謂禫雖澹澹然平安之意而孝子之心猶未忍遽然復寢故又必踰月而行吉祭外除踰月而又踰一月悲慕之心無已而復常之節愈遷也來諭所謂終喪之別祭者得之矣士虞記所

謂是月而吉祭者非以復常為急乃以正祭為急也蓋三年廢祭孝子追遠之心有所未安而喪未終故不得并舉耳今既喪盡而禫矣禫又在上旬之內矣值正祭之月而不忍不祭故行禫於寢即於同旬之內行正祭於廟觀鄭註亦不待踰月之文則知踰月為常制而值正祭之月則不待踰月而即行廟祭也然則陳註所謂四時之常祭者特以釋吉祭之名耳非謂必待中月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幸以此紙就質於沙溪丈然後行之甚善甚善公喪禫在七月

踰月則恰是正祭之月而上丁又是秋分以此日行吉祭恰好

忌祭只設或者或妣一位乃家禮之意而配祭考妣亦出於程夫子我朝諸老先生亦配祭或云府君忌日則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配祭夫人夫人忌日則不敢配祭府君實是雜記所謂
有重於尊者可以及早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者之意未
知如何
不敢援尊固有所本於理亦精然並祭亦何不可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雜著

愚巖說 癸卯

余既卜居于愚伏之西麓其傍之亭臺潭洞以至巖石之
奇秀者莫不有名焉直舍之東北隅有石臨濼高可四五
丈獨未有以名之也有一夜石言于夢曰凡物之生顯晦
有命遇不遇有時自吾之立於此蓋已久矣而名未顯於
世然且不恨者所遇非其人也今幸得子以為主則誠千
載一時遇賞之秋也吾屬之環侍於左右者無不衣袂光
榮各有美名而獨於吾闕焉過矣而未顯欲無憾得乎必
有說敢請余應之曰夫名實之實也茂實而得名智者懼

焉愚者貪焉余之名石固多矣亭亭峭拔獨立霞外有擎天之勢者曰鰲柱石其方如矩其平如準而處絕頂風埃之表有如羣仙散去碁枰獨存者曰爛柯巖峙在潭心上有躡躅開花映水如為人容者曰打花巖削立溪濱宜坐而釣魚則謂之垂綸石盤陀澗曲可俯而弄泉則謂之倚筇巖茲數名者或悅其狀或取其用惟實之是揆未嘗有溢美而虛錫之也余嘗諦夫汝矣頽然長矣而無峭峻之姿胖然大矣而無竒古之形其面窪然無花卉之飾其顛隆然不可得以憑依焉狀非可悅用無所取而欲其名之顯無乃不智耶曰凡子之評吾者審矣然狀者貌也用者才也徇貌者遺其內尚才者後其德君子之評物宜不若

是也今吾所處適當山麓之尾兩水之交方其秋水時至萬壑爭流狂瀾之所吞噬崖岸崩摧而吾能挺然獨立確乎不動折其勢而排之是麓之不入於崩湍誰之力歟取此以名之不亦可乎余笑而應之曰無難拔之根抵而戰方盛之波濤欲效力於砥柱汝於是為真不智矣夫狀非可悅則愚用無所取則愚不自量而當大節則愚以若是之愚居愚山之內為愚人所隣而貪蔑實之名如欲強名之則當日之曰愚巖可乎石響應曰可余覺而異且感焉遂取而自號去

臨川說

此非吳氏創見乃本程子之意而敷衍之耳程子之言曰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謂不備即指孟子之論也蓋天地之理有善而無惡所謂太極也及其賦於人則已墮在氣中氣即所謂陰陽也氣有清濁淑慝之不齊故於是乎或為上智或為中人或為下愚稟賦之不等什佰而無筭此非理之有二乃氣之所為理則無舜跖之異孟子之所謂人無有不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理言也告子不知理之本無不善而但見人有善惡之不同故不得不致疑於孟子之言孟子若告之曰所以有不善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則告子之疑必釋然而杞柳湍水無善無不善等語可一言而破矣孟子終不說開此一面所以為不備也程張論性詳在告子篇中

朱子水中明珠之論在六經分明而亦似在小註內可細考而深思之也

南軒說

仁性也愛情也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如木之有六支水之有源流其分甚明漢唐諸儒以愛為仁知愛之體乃是情為性以用為體此所謂迷其體也故朱子以愛之理訓仁字理即所以能愛者乃所以破以愛為仁之說本無可疑特未之思耳來示以惻隱之心為愛之理正是以情為性之病惻隱是仁之發而為愛者愛之理是所以能愛之理全具在內而未發者由其有此理是以發而能愛性情體用之分如此公看理字不透故以為疑耳

潛室說

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乃是陰陽互根之理而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朱子所謂動有資於靜也此則元可幾惟仁不生於仁而生於智幾得甚是夫陰陽有以流行言者所謂變易者夏秋冬之類有以對待言者所謂交易者而南北之類元亨利貞以流行言故元了亨亨了利利了貞貞了復元元可謂之生於貞仁義禮智以對待言各有間架各有苗脉仁不可謂之生於智也然智能分別是非而藏諸心故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及能知納交要譽惡其聲之非者皆智之所為則又有元生於貞之理矣天地之間無適而無陰陽橫者亦是堅者亦是不可裝定說也貞居四德之

終者即冬居四序之末終而不始則生成之理應而造化之功絕矣故貞而復元冬而又春夜而又朝晦而又朔旦萬古而能不窮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皆謂此也

斷指者說

龍灣有一小童執役于副使呂君之館無名指關一節問其故則其父嘗病斷而藥之去呂君為之惻然遺之米以獎之既而以語余余聞而憇之招而使之名則曰盧應元也使之年則十二歲矣斷指來幾載矣曰今三載矣汝父在乎曰藥之而不能活三日而死近將服闋矣苟真不能活曷為斷曰小幼聞父母病藥莫良於子之骨故斷之耳

寧能知其活不活耶其容慘慘若將泣然者嗚呼斷指之
享古人論之備矣余無用贅獨其年方幼未有知識而能
為父致命如此非其深愛之得於性者能之乎以此觀之
人或親齊而色不憂樂不供甚至沒而不臨喪而不哀者
彼獨無此性也耶雖新作萬段無以謝於應元矣應元以
良民而持父服後于官恐無以勸天下之孝故書此以贈
之且欲使觀風者聞焉已酉九月日書于義州之聚勝亭

金守初字辭并序

友人金君知復始冠余字之曰无悔蓋取義於易復之
初九也後聞鄉丈盧養吾先大夫與同守以為仍四不
改有非入門問諱之義以告余余易以守初且為辭以

易之辭曰

有生受秉厥初皆善惟動而蕩乃與初偈彼昏且狂迷不
思復好惡無節命於物欲上帝孔仁非降爾殊自藝明命
甘伏下愚有懿吾友石川之胤始讓而端就傳而遜命之
曰復石揆于初奉以服膺罔敢或渝言路思密行疚思改
不遠是圖庶無大悔有進於此我論吾友復之不易莫難
其守守或不固善非已有是以頻復於易不取譬彼適國
周道如砥一步有差謬以千里既審厥歧既復于直宜遵
勿失載驅翼翼昔有好學有過無貳終失便知終身不再
吾儕小人植志不堅朝省其咎暮已復然願言吾友惕念
于茲恥斯無作復斯勿移前爰後絕寡至於無示二而一

善協厥初是為能守守久則誠凡此有要惟敬以成爰字
以守以表爾德母曰我能益竭爾力三月不違熟之而已
顏亦何人歸之則是

拙齋銘 為中知事叔正作

不文而素不巧而樸則拙何傷惟物之質不撲不素雖繪
奚施則拙何病受善之基是以君子以之自修黜已遜忘
默口低頭若無若虛白直前進不謀其獲矧肯求聞相外
雖銅寶錦在中惟德之崇惟拙之功何彼巧令致歸于外
言飾色取務要人愛甚或行詐肆為機械求巧益拙露見
肝肺卓哉吾友譙恭愷實作齋以居自標以拙匪爾自標
先王所評灼見厥守知臣孔明服膺 休命罔敢失墜

我則銘之以發其

朝天記事

前演禮一日令譯官南胤咸語序班高誦曰聞舊例僧流
道士班居吾輩之前信否果爾則吾輩雖外藩陪臣乃是
衣冠之人班乎異教之後實所恥之如何誦曰是則是矣
自國初來如是排班奠之或易奈何翌日曉詣朝天宮班
未定望見僧道各具其服僧道皆著袈裟立於東班之後招
高誦指而謂之曰吾輩不忍以衣冠之身立於彼輩之後
爾可言于鴻臚改之班次誦曰此在禮部專掌鴻臚寺管
不得且彼亦有官 大明會典亦令如此排班矣及鳴鞭
整班之際適然進立於東班正九品之東書狀與從九品

作行而鴻臚掌班之官亦不可禁顧視僧流道士乃與譯官等同行矣無演及賀日皆依此隨班後放大明集禮則進貢藩使位在文官班位之東蓋高皇帝制禮亦不以衣冠之人辱之於僧道之後而前此使臣未見此書只依序班等襲謬之言未免失伍耳

記夢

丙辰二月十九日晚夢至一處如王成講堂言是孔聖奉祀宅有人持出文錦衣數襲及寶帶披閱以示之言是孔聖遺衣服祭則設之云文彩絢爛如新織成心竊竦歎自幸得見不世之寶仍念自周敬王壬戌至今已二千餘年不應聖師衣帶鮮完若此莫是退溪先生遺衣耶又念曾於楓嶽正陽見懶翁舍利僧家有襲珍藏如捧拱壁此聖衣也而藏裏不密吾儒之有歎於彼多矣旁有一生讓年少者上座余問何不序齒其人曰他是尊丈家子弟余曰未說尊丈正使聖師子孫亦當以齒其人唯唯覺而謹識之

復者朝服

禮天子諸侯之喪復用小臣小臣近臣也朝服平生所服以事君者冀精神識之而來反故服之其用意可謂精切矣儀禮士喪有司復疏有司府史之等尊卑皆朝服也今士人家無府史之屬故家禮直云侍者今當以鈴下親近蒼頭服上衣以復內喪則人認當令女僕為之此雖禮家

之所不言然以事死如生之意推之則婦人于生無故不出中門出則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大故不入中門入則婦人必避之乃於神魂飄散之際冀其歸復而使平生所必避之男僕執其衣以招之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不惟事理不當而已也抑朱子所謂侍者安知非通指女侍者而言耶又按周禮大喪御僕持翣后之喪女御持翣從柩且然况於招魂乎起禮所謂小臣者必是闈人故得以通用而不別言耳

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親始死孝子之心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凡可以求生者何所不用故禮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非虛為從柩且然况於招魂乎起禮所謂小臣者必是闈人故得以通用而不別言耳

此也今人有死而復生者多言魂氣始升猶春感形體欲還入宅之而怕人環哭叫聒不得便入去以理求之神道尚靜似當如此復時宜令孝子暫時輟哭以專望反之誠乃得盡愛之道未為薄於親也觀疏家哭訖乃復之文則古人亦必輟哭而復矣

灰隔

今人於壙底多不用灰而其說有二一則曰隔斷土脈言地無應此則術家無理之說不足置疑其一則曰濕氣壅鬱令槨易朽此則理或有之故孝子之心不能不以為疑今按周禮掌屨掌斂互物屨物以供闈壙之屨註互物蚌蛤之屬闈猶塞也將井槨先塞下以屨禦濕也疏曰未施

擲前已施厝灰於擲下以擬禦濕也據此則古人於墻底固已用灰矣夫濕氣在土由下蒸上等灰於底使木不親土乃所以禦濕也今不慮此而乃憂在內之氣壅鬱而成濕不亦偵乎

燔石灰記事

庚申九月癸叔父時伐石于蘆山燔于山底運致于刀馬山初日後十一人伐木燒石崖翌早後十三人一邊搥碎一邊負下于平地慮不足用午後再伐木燒崖次日後九人碎下約得百二十餘駄又次日後二十五人伐木搥坎又次日後十八人積木石于坎中而火之凡四日用後夫七十六人既燔後用六十牛輸之嘗聞更事者言燔石輕

於本數一半果然矣以水發之則每駄得石屑十斗蓋緣燔時石太多坎太廣不能盡熟故也六十駄凡得六百斗其不起而棄者約又二十駄更事者嘗言燔石而熟則一駄得屑十五六斗亦信矣築灰時依家禮式和沙土則六百斗恰成千斗棺底用二寸許四旁九寸強棺上約三尺許以餘又數十斗矣後聞張七信言嘗於族人葬時見之下棺後石灰不足用不得已灰三十和細沙三斗黃出二斗而用之及後因事改葬時又見之則其堅硬難斷過於旁下倍之云蓋沙本石類與灰土相乳入多用之則尤堅實理固然也若用此法則石灰四百斗當為千斗欲得灰四百斗又不過伐石八十駄而是雖貧家亦不患難

辨石少而坎狹則又無不熟之患矣聊記見聞如此當大
事者以此為據隨方而伸縮之則庶無悔矣

外棺用松脂方

松脂五石去滓得二百五十斤

板子四方各一尺試用厚五分則容入二斤五兩以此推
之則長十尺廣一尺用厚五分則容入二十三斤二兩矣
臨用先度外棺長廣幾許然後以上項容入之數裁度用
之

松脂每一斤入蚌粉三兩堅固適中若過此數則即成沙
礫不得凝結此朴仲植親曾經歷磨鍊者也

記聞

李思周武人也壬辰避亂時年甫九歲常佩絛短繩人問
之則曰萬一賊逼則當以此自決一日賊猝至思周怒於
林下自縊賊去家人往視之已絕矣急解救之得甦聞者
莫不竒之李适之叛思周以前府使在官軍中力戰于猪
雞面受數箭而死賊將李安基素與思周相識當戰望見
思周力戰心怒之官軍敗安基令其下求得思周尸於水
中而斬之

朴榮臣武弁之傑然者也廢朝時鄭蕪上疏請誅鄭沆以
謝國人廢主大怒竄之濟州榮臣於衆中言曰蕪雖得罪
他日必有光於史冊矣聞者縮頸其諫論之謫珍島 聖
上反正初得釋李适之叛以豐川府使在官軍遇賊於猪

灘力戰死之當逆之舉兵而來人皆望風奔潰而二人獨
能力戰而死斯已奇矣而其平日之所樹立如此卒能取
義於臨亂之日此豈卒然當賊力盡就斃者之比哉思周
無子榮臣有子五人云榮臣故武將李光岳之壻也

雜記

李迨叛報至校里吳翹以焦易筮之得蹇之晉繇曰避凶
東走反入禍口制於爪牙骨為灰土其後迨兵敗由水口
門出走到利川為其下奇益獻李守白等所斬竟與焦辭
合奇哉奇哉

故事撮要考誤

魯山癸酉 世祖治皇甫仁金宗瑞等推戴瑤之罪錄靖

難勲鄭璘等三十六人後二年乙亥受禪撮要云炳幾
即位是夜誅仁等誤

乙亥閏六月受禪九月錄佐翼勲桂陽君璿等四十一人
明年丙子六月司藝令碩右贊成鄭昌孫上變六臣等皆
死七月命佐翼三等功臣鄭昌孫陞二等軍器正金碩錄
佐翼勲三等撮要言乙亥金碩上變錄璿等勲誤

李芝峯采薪錄辨疑

學以悟道為要道以忘言為妙夫言者筌蹄因言以見
道道得則言忘然謂之忘則猶有可忘者矣孔子曰予
欲無言無言則聖也與天為一故能不言而教

第一句是禪第二句是老其下又用莊子語而玄之又玄

聖人之欲無言自是別一說與彼不同不可對舉有若分別高下者然也

跡隱非難心隱為難山林非高朝市為高所謂至人者跡乎俗而心乎隱者也

非不是也猶有老莊氣味所謂跡乎俗即是和光同塵一終

一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之者故以樂忘憂猶有所係不若憂樂之兩忘

何故愛說忘字轉入無形影處去耶恐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可怕可治

人亦我也我亦人也故聖人無我物亦人也人亦物也

故聖人無物能無我則能無物

說得太高未免有病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答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聖賢之言平易切實不如此莽蕩無交涉

天之自然謂之道道之自然謂之聖

以其蒼蒼蒼蒼者言之則天亦器也不可謂之道以其主宰者言之則天即道也伊川所謂專言之則道是也今日天之自然謂之道有若以天與道為有淺深之別至於聖人體道而與天為一者今又直以道為聖則孔子所謂人能弘道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與焉此言皆何謂耶且必以自然為宗恐亦有些來歷如何如何其下道本無形一

段語甚圓備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善窮萬物之理者不干萬物于一身

聖人但言致知在格物程夫子釋之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必如此言之方是十分分明的確若如此說則聖人當曰格物在致知程夫子當曰纔明此即曉彼矣豈不是倒說不幸而近於致良知之說

朱子曰中年以後為學亦須愛惜精神愚謂愛惜精神乃所以為學

朱子之意蓋謂五十以後精神向衰不可太拽出在外如學緊關辨等工夫亦須節約乃佳耳竊詳語意似以愛惜

精神便為為學亦太省約

道在於民生日用之間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即道也外此而言道者非也莊子所謂道在屎尿亦此意也飲食裘葛物也求其當理與不當理而去就之則也如飢則當食而嗜嗜之食不可食寒則當衣而趨處之裘不可衣此所謂則也道也如此渾圖說恐誤後學至於莊子之說則又是認氣為理之甚者佛書以在目曰視在耳曰聞手能執捉足能運奔元作用者為性龐居士以搬柴運水為神通妙用皆莊子之錯餘也吾儒之說則視思明聽思聰手容恭足容重乃為道也老兄引莊子語為證恐不免於擇焉不精之譏如何如何

范淳夫文但知血肉有形之心而不識神明不測者之
為心

孔子說心四句話大煞分明范女非鈍根之人豈有認為
心臟之理老兄之語太率易使死者有知豈不為所笑若
然則程子何以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耶朱子曰
此文當是實不勞攘如無病之人不識人有疾病此說付
度得范女心十分的當

揚子曰清心于淵神不外也此言雖係修養家事是為
聖者存心之法

此說已經朱子勸破何必更說
聖人之心無動無靜

謂動亦之靜亦之則可謂無動無靜則槁木死灰矣甚害
理

古之人與骨皆已朽矣而所留者跡耳因其跡而究其
心得無誤乎九詩書六藝皆聖人之跡也求古人之心
於方冊之內其得者鮮矣不得乎聖人之心而惟跡之
求其惑也六矣

求聖人之心不於六經則必面壁觀心為直截徑捷耶此
輪扁之說所以啓後世廢書之患不可作如此見解也

一專筆

愚見世間一種人托名山林而心與跡異厚誣一時竊
嘗痛惡聞古之人有身處寰中而意超物外者以此較彼

豈不可謂至人哉是蓋有激而云耳非學問上說耳宋
喻乃謂有老莊氣味恐非鄙生之意也
蒙喻知有激而發然着箇至人字不危意起人疑不可改
之耶

愚聞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明道先生定世書曰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澹然無事
矣然則忘字非愚劍說也明道先生又曰聖人之喜以
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
於心而繫於物也然則聖人之憂樂亦當如此矣大學
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是
也孔子所謂樂以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大學憂樂

二者不可留著心腦苟有所偏係則必乖中和之道故
曰不若憂樂之兩忘來喻乃謂轉入無形影處去不審
如何

聖人之忘食忘憂心專於此而不暇及於彼也老兄立文
之意本與此不同而曰以樂忘憂猶有所係不及於忘庸
非誤耶明道內外兩忘之言破橫渠惡外之累也初非欲
泊然無心如上蔡之習忘也上蔡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
道曰施之於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
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伊川曰忘
物與累物之弊等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
是內而非外也深味此三條則可見矣至於所引明道之

言及大學正心章皆謂事物之來順而應之既應之後不與俱往常教心地虛閒耳來喻所謂苟有偏係必乖中和之道是也今日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之者有若分別高下而以忘為極致者然則聖人何故但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而不曰樂之者不如忘之者乎幸更仔細思量如何伊川問明道去加一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伊川因歎其心無偏係尋常每恠此語可疑後見朱子語類有論此處其文今不記大意以為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何嘗以忘為貴耶此是上蔡所錄上蔡有習忘之病故錄得有誤去以故知學者有愛忘之心漸入於去念之境也

愚謂此言聖人大公之道故為說如此非愚說得高乃聖人之道高故也伊川答陳經正之問只是對學者言耳嘗聞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邵康節曰不我物則能物物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廓然而大公本無物我之有間故愚所云云欲以明夫聖人大公無私之理而已

說出聖人廓然大公底腦以果為無病然其立文命意恐有過高之弊蓋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者猶以我為主而說聖人亦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如來喻四句懸空說出如何

愚意聖人之心動亦定靜亦定無動靜一也周子通書

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又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
 神孟子亦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也蓋凡物或動
 而無靜或靜而無動靜而無動者即枯木死灰是已至
 於無動無靜則乃聖人無妄之心也愚見如是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云者語意自是圓足直謂之無動無
 靜則語意短促却似冥然頑然全不動靜恐誤學者若曰
 無動靜一也稍似分明如何

愚謂程子曰世之人雖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
 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
 身以觀天地朱子曰理不是外面別為一物即在吾心

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
 鈇之龍虎皆是在我身內之物非在外愚也因孟子與
 程朱兩夫子之旨而有是去去若夫致良知之說則嘗
 考王守仁曰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
 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也與此不同來喻所謂近於致
 良知云者恐萬萬不然也

孟子之意蓋謂萬物之理具於吾身能反求諸身而吾之
 所以體驗擴充者無不真實則樂莫大矣然其話頭高故
 江西之學愛說此一句借以自便其說至陽明則又於大
 學致知二字中間伸却良之一字以為致吾心良知之天
 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矣蓋其驅率聖人

之言使與己合之罪固已大矣而其文理之顛倒繆戾又甚焉若如其說則是為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矣但使稍通文理之人平心讀之則皆知其誤而後學靡然從之者蓋憚其窮理之煩而喜其師心之簡捷也老兄所云善窮萬物之理者不于萬物于一身者自是好語亦恐微有專內遺外之意故前日以不幸而近為說然老兄豈為此學者耶不敢疑不敢疑

愚謂所喻語意太省約者是矣但愚意以為愛惜精神所以節畜張橫渠曰息有養瞬有存苟能於節畜中存養省察無少間斷則是亦為學非廢學而後乃為愛惜耳蓋朱子所云為學專在讀書窮理上故愚欲以存養

底工夫發明朱子之旨未知如何

前云愛惜精神即所以為學故奉疑耳今承示喻易即以亦甚好甚好

三辨

至人二字非但素問諸書皆有之朱子感興詩亦曰至人秉元化云云雖不刪改可無後學之疑如何如何

謹聞命

來喻謂學者不可有愛忘之心誠至當之論也愚自沉疾以來頗喜養生家說常欲排遣邪思妄念以專攝養之功則果有之此錄乃病中所為故說得如此所謂立文之意不同云者是矣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朱子註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然則夫子之樂以忘憂蓋專言好學之篤而愚所謂以樂忘憂對舉兩者而言其意固不同矣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尹氏曰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此蓋言進學之序即程子所謂由說而後得樂者非存心養性之謂也孟子曰心勿忘云云愚所謂兩忘非謂忘其有事之心也只言其忘憂與樂無所係着之意乃操存涵養底事與定性篇內外兩忘之忘同義朱子曰心纔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亦此意也至於上蔡之習忘即坐忘未免禪寂之病豈不謬哉大抵愚之所論

主於存養而竊詳來喻以忘為極致去去乃以進學工程為言所見有些異同幸更高量焉

果如所論然若以係着為病則樂與憂等耳不當着箇不若字且憂樂兩忘自是休心養性之事謂之存心養性之功則恐未然當憂而憂當樂而樂應過心空都無一事乃是養性之說

聖人一視同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既為一體則寧有物我之間哉然猶以我為主故曰能無我則無物斷非懸空說也但來喻謂有過高之弊今欲改之曰物亦我也我亦物也故聖人無我能無我則無物未知如何說得無病

動常止謂動時心常止也靜常覺謂靜時心常覺也承上文而言故曰聖人之心無動無靜蓋言貫于動靜而一致也非謂聖人之心全不動靜也然改以無動靜一也則語意尤明白謹依來教耳

深謝採聽

傳曰近取諸身邵子觀物篇曰能以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蓋萬物之理具於吾身所謂觀物者反觀萬物之理也愚之所言本出於此而來喻所論乃專在致知上豈高明有未深察乎此耶

謹聞命

本作乃字今改亦字來喻是矣愚竊服焉

可謂卒爛熳而同歸深喜深喜

金沙溪經書疑問辨論

小學

就上面講究委曲 上面者小學上面也下文到大學只就上者乃小學上面也

小學時但能服習其事而不究其所以然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到大學時乃就人事上窮得天理所謂上面者指各件事上面恐不指二書上面也如何如何

紛與紛同紛悅手巾也

紛以拭器悅以拭手非一物也

嚴威儼恪註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按嚴威儼

恪使人望而畏之乃成就人才之道非所以事親也或曰成德者之道恐不是

禮稱成人者甚多如儀禮喪服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絜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絜又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此類非一何獨於此而疑之耶註所謂使人望而畏之云者只舉與愉色婉容相反者而言以明嚴威儼恪之意耳非有他意也且古今經傳似無以作成人者為成人云者但曰作人或曰成人材而已未知如何其謂成德者之道又却不是更及註疏則鄭云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據此古人亦如此者矣但恐高明和鄭康成耳又按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非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

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說見朱子大全正與

此章之意互相發其曰成人之善豈謂成就人才之善耶文理決不如此

號泣而隨之杜文河之云三諫而不聽則事雖非而不得已屈意隨其事而從之或曰隨謂隨父所往而號泣也此兩說皆非臣之於君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於父無可去之道隨而不去號泣而已逃之與隨之君與父之分異也

父子天屬也無可去之道故不可以三諫為節隨其所往號泣而盡其誠必以覺悟為期本文平易明白自無可疑補以曲從釋隨字固不是高明又以不去釋隨字必欲與

進字對舉恐失之巧而非記禮者之本意也

上於東階先右足上於西階先左足 主人與客相對而升以近階之足先升也

先左先右陳註以為各順入門之左右此說甚無意義蓋分庭並行相與揖讓升階時必主人先右足客先左足然後面相向而不相背涉級之際可以相觀為節禮之教人纖悉曲盡如此今謂以近階之足先升恐未然此時賓主俱北面未嘗相對立豈有近階之足耶

足容重手容恭 嘗見栗谷與松江會話松江曰九容一理也非氣也栗谷曰非理也發動乃氣也六六二公之言意各有所在

還奔執捉者氣也必重必恭者理也所謂有物有則是也栗谷之說必不如此糊塗無乃其時聽得未分明耶可疑下引朱子說乃陳安卿說非朱子說也

履之有約所以為行戒 若亂步則是入約中有顛躓之患故以為行戒

周禮屨人註約謂拘着鳥屨頭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約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妄顧視按此則履之有約欲令行者視此以拘着此心故謂之行戒也朱子曰履之有約所以為行戒也尊之有禁所以為酒戒也義更分明經學念書 註以學經讀書釋之恐不然竒高峰六六經之學所當念之書文義似通

經學謂之學經固誤念書謂之所當念之書必欲與經學為對語亦恐不是念書只是讀書之謂今筆語謂讀為念謂誦為背念如六口念書而心他馳亦謂讀書而心不在皆許納拜註納受也蓋謂使幕賓受諸子之拜恐不然韻會納入也蓋謂使諸子入拜於幕賓也

朱子上黃端明書曰請納再拜之禮于尚書端明文丈台座據此則納非受義乃獻字之義也

一 民生於三 吳氏以民生句絕恐誤民生於君父師三者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是皆生之族也生乃生出之義

生於三生之族報生以死三生字生活之義與死相對之

稱父生之非父不生二生字只是生出之義吳註固誤但今以許多生字并為生出之義亦恐未然

大學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 栗谷謂理氣元不相離不可言合云云太極圖說妙合而凝朱子釋之曰混融無間栗谷甚贊嘆之云云且以退溪分理氣為二物之說為非云云理氣本非一物但以求嘗相離故謂之混融無間耳詳無間兩字則其為二物明矣栗谷必不以理氣為一物竊恐高明記得錯耳况氣與理合而成性乃朱子之說北溪此條未可容易攻破也北溪欲以虛字屬理靈字屬氣故中

間着「一」字以明之耳非以為先得理次得氣如高明所
起也高明又謂物亦得理氣而何於不虛靈乎此又大誤
物之不能虛靈正以其得氣之偏塞耳所謂隔於氣而不
通也如孟子之道性善理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而犬牛
之性又却不善非犬牛之生不稟天理也此皆氣之為也
恐未可便以此語壓倒北溪也

前節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於功效中拈出身
與家反結也 逆推文勢雖逆而曰正心曰修身則語
有順故曰正結順推文勢雖順而曰物格曰知至則語
有逆故曰反結

直曰以修身為本正結也曰否矣曰未之有也是反結也

乃指文勢而言如傳文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治國在齊其
家云者是正結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云者是反結
也雲峯之分正結反結本自無甚緊關而高明者得又錯
可謂節上生枝

以審其幾焉 朴文洞之曰幾則純善而自幾以後為
善為惡所由分也此說誤易曰幾者吉凶之先見者也
云云

周子所謂誠無為幾善惡兩句自是大煞分明如朴說不
須辨

善惡之不可捨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專為惡之不可
捨而並言善不可捨其意未詳

誠於中形於外善惡皆然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并指以明其理有何可疑朱子所謂寧疎無密此讀書之要法也

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愚謂欲動情勝則其行必失其正而下或字未詳其意栗谷云或字果未

穩當

此欲字非私欲之欲只是心有所向之意正如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欲一般蓋已透得誠偽關到此地位豈有私欲惡念為心害之患此章之意但欲隨感隨應不與俱往常令心中無一物耳病痛較輕工夫較密不可容易說老先生下得或字極有稱停竊恐不可致疑請更詳之如何

必察乎此 退溪曰此字指不在之病栗谷曰此字指心而言

此字正指上文若謂指心而言則恐太過

君子而未仁者 如此輩人是漢元帝之類而下君子字未詳

舉賢退不善豈不是君子事所謂君子又豈無淺深耶

中庸

戒慎恐懼 當通動靜看常存敬畏通動時而言之雖不見聞以靜言之俗說戒懼靜也慎獨動也愚意不然朱子論此不啻詳矣特讀者不深攷耳上年李正郎德胤於 廷中亦不免隨俗分動靜說不佞誦朱子說以辨之

今觀所論其慰人意

存養 退溪曰存養專以靜言之涵養無動靜言按或問存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退溪之言與朱子不同更詳之

尋常無不能無起於此蓋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此乃曾祖道所錄朱子語今中庸輯註亦收入然竊意分動靜是大綱說若細推之則存養實無動靜如作事時心在其事更不思量他事令心不走作豈不是存其心養其性此所謂動中之靜也孔子云居處恭執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所以教人存心而亦何嘗偏言靜耶以此起存養乃統體工夫若謂專以靜言則恐未當非

敢質言願以求教

素富貴行乎富貴 退溪曰行如蠻貊之邦行矣之行愚意於富貴貧賤患難中行君子之道也

素其位而行只是隨遇而安之意若曰素其位而行君子之道則竊恐文義不如此

百物之精神之著 嘗見花潭集有曰雖一草一木之氣死而終古不滅反復其言思之不得常以為非今以孔子之言參之花潭之言無乃近似乎

花潭之說即釋氏形有死生真性常在之緒餘程朱闢之甚詳寧有近似於孔子之言乎

禽獸草木之死亦有昭明為高悽愴之氣耶可疑

其上既言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云則草木之不與明矣
本不當辨至於禽獸之死亦豈有昭明者高懷愴之氣此
不過因論人鬼而并舉之耳鄭註謂上言衆生此言百物
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此說明白百物字恐不當深
泥也孔穎達以昭明屬之人以怨高懷愴屬之物又以神
之著屬昭明百物之精屬怨高懷愴然經文文勢決不如
此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 或云天子九廟說者曰并文武
不遷之宗也

以周制言之文武各為世室亦有世不遷劉歆所謂宗則
不在數中也何可並數為九九廟是武明堂所為或說誤

其言足以興 興起在位之人

興起在位謂起為世用如論語所謂邦有道不廢也高見
恐誤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註云所謂

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愚意所謂此者指所引

詩而言也不應越二六文而指本諸身六事也

中間兩節皆所以申釋上文之意故引詩而結之如此意
脉貫通文勢照應不見其有隔礙何苦而疑之耶本諸身
以下六事乃是君子有譽之實不如此則何自而有譽耶
若以此字為指所引詩則非徒語勢散渙無力無無惡無
射乃是效驗非所以見譽之實不然不然

論語

有所不行 退溪曰禮不行

承上文言如此而又有所不可行者不可行猶言不可為也恐非謂禮不行詳味下文可見

雖有得焉 子貢雖得聞夫子貧而樂富而好禮之教未可遽自足故引是詩以明之

無諂無驕乃子貢之所已能而自足者也聞夫子之言始知上面又有樂好禮一層乃知凡天下之事其義理無窮雖有所得而未可自足也所謂有所得實指無諂無驕但因此而悟凡事之皆然故曰告往而知來此義極分明所論誤

直指全體 勉齋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或云直指其全體

直指全體本謂直指其全體也勉齋特引解說以明其義非欲使人讀為直指與全體也

略如祭宗廟之義 祭五祀各於其所又遷主於奧以祭之如宗廟之祭各於其廟祭之大禘則遷各廟之主及祧主禘祭於太祖之廟故云略如其儀也

所論恐不然請更考禮經

亡之命矣夫 退溪曰亡即有亡之亡栗谷以存亡之亡者

亡史記又作滅恐皆是無義若作死亡之義則之字不貼

且古文無以憂戚作死義者如何

子貢之有是心也 所謂有是心者似指仁者無不愛
疑若無惡而言也或曰以其所惡三者而言也
前說是

孟子

造端托始之深意 義利之辨乃學者第一義故托始
於篇端也或曰工夫之端始也

或說不然

人得平土而居之 粟谷曰人得以平其土而居之恐
不然

平土即平地謂得免巢窟之患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 粟谷云遠是遠字之誤此說是

若如粟谷說則當言舜禹益為相今既曰相去則作久遠
為是謂曆年之多少相去遠甚也若曰相去久遠則恐文
義不然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只是操舍而已 程子之言與這

夫女之言不同未知如何則為出入耶

竊謂此心廓然本無內外之限四方八紘皆其境界故不
可以出入言也孔子所謂出入無時時以存亡操舍而言
耳程子恐學者不知聖人之意故言此以明之

執之而已矣 執非執疑之執乃執法也

詩所謂執訊書所謂盡執拘易所謂利執言從義子周禮

所謂 皆拘捕之義春秋書執又無慮數十餘如宋人執鄭祭仲齊人執單伯之類至於公羊氏曰以已執之左氏曰執之以歸凡言執之者亦不一而足蓋古人於捕從之文皆用執字孟子所謂執之而已亦是此義恐無所疑若是執法之意則必不單用執字矣朱子答范伯崇書正論此事而曰八議之說乃赦罪時事其初須看執之不執則上師失其職矣詳此文義亦只是拘執之謂非執法之謂也

誓象文 壬辰

事重則盟古之道也吾黨何盟為討賊也夫人無秉彛則已有則今日之盟烏可緩也嗚呼 國運丁厄島夷稱亂

屠夷我城邑躡躐我旄倪侵突我郊畿穢辱我鐘簋社稷失守 鳳輦蒙塵 聖祖神孫二百年鞏固之基業遑遑焉僅保於一隅言之至此可勝長慟念惟吾黨孰非李氏臣民涵濡盛化各安閭井自祖父以來凡幾二十茲而其間或有派連 璿系休戚同於國家者或有身叨鷄路望日月之清光者當此危難之際挺身奮義思赴 君父之急以圖雪羞於萬一者乃人之至情而力之彊弱事之利鈍皆有所不暇計者矣嗚呼殘兵單卒 以討強梁之賊設令除一零賊得一兇首亦無益於國家之成敗而猶且為此者誠以愛君憂國之彝人所均秉而沫血枕戈之憤不謀而同非強而使之非有為而為之也吾黨同

盟之意實出於此而又有一事不容嘿而不言者吁我生人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妻子親黨而虜鋒所及率皆糜爛吾黨之中連罹慘禍者亦多國恥私讐皆在必洗必報之地情理到此寧復他慮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一心戮力惟討賊為急至於利不利時也吾為所當為者而已嗚呼北闕哀痛之教皆臣子披血之言東海未蹈之前乃吾黨致命之日如所否者有如皇天后土

與鎮岑一鄉文

慶尚道昌義軍召募官鄭經世血泣百拜致書于鎮岑一鄉諸君子座下不吊昊天亂靡有定歲律已窮而虜氛猶盛想惟諸君子憂國之念必不以吾境界獨完而少弛于

食息之頃也經世在公有 君父之辱於私有母弟之讎致死之義萬倍平人而技非命中勇非超乘冒犯鋒鏑徒死無益積痛在心而洩憤無路託事於人已踰六朔兵非不精志非不勤射殲斬獲亦頗有數楮此不已則雖不能殲滅強寇掃清妖穢尚可以少快窮天之痛而其於臣子分義亦庶乎無大愧矣第以彌年兵燹之餘訟路一帶公私蕩然而尚州咸昌聞慶尤甚經世等起事適在其地糧餉器械辦出無計百方措畫及過累月今則匱竭已極更無奇策雖欲有為正猶無斬之不托張巡之卒僅免掘鼠少卿之士漫張空拳潰散之形迫在朝暮此間憫慟之懷如何可言近因道路敬聞諸君子相為約束各傾資產合

備精策多至數千鏃欲以忠義兵之害之者云竊承下風
不勝欽歎目今當賊之逼無過敵陣而矢盡之患又如所
陳若使諸君子知此曲折則必且惻然以憂盡然以悲盡
其有以相助矣若然則又安得不以告于諸左右而先自
絕於高義耶為國討賊無間遠近以力助人當分緩急伏
冀諸君子更加商量特以周急千萬幸甚嗚呼 主辱而
臣猶活親亡而子獨存與賊同天頭顱尚完一死非難而
二讎未復泣血摧心無面對人此則經世之私寃而諸君
子仁恕所發想或垂涕憐愍思有以救之矣近當躬詣門
屏面稟可否而擗揆是懼敢以書先之伏惟諸君子合議
而進退之

募粟文 戊戌

我國家遭天不吊罹前古未有之兵禍我 聖上沫血飲
泣枕戈嘗膽七年于今而兵疲財竭國之削亡可以益深
殆不能自振幸賴我 聖天子惻然以慈赫然以怒前後
大發兵馬一大捷於平壤無大捷於稷山三大捷於蔚山
使倭奴退走海上不意長驅使我生民得免於糜爛以保
有今日也 天兵之力也目今 天朝大將領大兵列屯
于兩南者星羅棋布震疊威靈守有在山之勢戰有歷卯
之期頃日以來倭奴大怖方修城理寨僅為自保之謀而
不復縱兵侵凌湯擾我邊疆掃平兇醜澄豁妖氛將自此
撥始豈不快哉所慮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大兵所駐糧餉

難繼 聖天子為此慮發 天朝米載七十萬石今已積
置于義州海運至江華 聖上為此慮京倉米豆亦令解
運至忠州由鳥嶺以下陸續相繼特患道內官糧所在不
敷不足以支天兵旬月之用後頭運來之粟之因路遠民
疲不得及期諺所謂遠水無救於近火者正今日之憂也
惟念本道士民等素以忠義為勸去冬天兵下來時各出
其所有以供兵以累萬計此則非特 聖上嘉之總督經
理御史 天朝各衙門無不義而美之矣今則節晚穀貴
民老懸磬雖欲竭力助餉亦如去冬之為其可得乎其間
大家巨族儲峙尚多至有盈園滿廩者若於此時捐出此
粟以為軍需則其功於國家為如何而國家之酬報亦當

如何嗚呼 天兵萬里遠來連年戍守好逸惡勞人情所
同離父母棄鄉井暴露於矢石之場豈其所欲特為拯濟
我邦存活我民捍我寇賊復我讐怨而久此長征之苦我
乃藉其聲威退坐其後以享其安而顧愛食餘之粟不以
供天兵則揆之事理豈宜如此矧惟糧餉不繼則兵為亂
兵雖以 天將法令嚴明到此地頭亦難禁其搶掠發
村間遍搜山谷破其財產辱及婦孺 一害將有不可勝言
者與其若此而財終不保曷若今日早自捐之為有光於
公私耶然此猶淺之為害矣會盡則兵不可留兵撤則賊
必更肆更肆則其所聚有不為之盜積者耶而男女老弱
舉將不死則俘當此之時雖無悔其不供 天兵以取此

禍亦不可得矣此皆立至之事而不待明者而知實非敢
故為縱橫之說以誑誘于士民也唯以利害言之耳尤有
甚於此者君臣大倫天經地義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亘
古亘今不易之大方苟有愆於此者即人理絕矣土疆日
蹙國勢危急憂莫有如今日之憂社稷成灰國陵不保
辱莫有如今日之辱凡我人民有勇者死於邊有財者輸
之官以報我先王我聖上深仁厚澤正在今日其又
可忽耶今宜急速應募各罄所有納之官倉以補軍餉其
貧而小資者亦當相為獎勸隨力收合則聚塵成山積涓
為海其於繼糧之助豈不多哉如有重財忘義徇家亡國
吝惜積聚不肯納官則是為安國家之危亡而甘折入於

倭奴鄉黨所共棄刑章所不容然人有秉彜天下寧有如
此之人耶况我國素以禮義稱寧復有如此之人耶况李
道素以忠孝文雅稱寧復有如此之人耶為此軍餉不敷
事勢甚急披瀝心肝徧為曉諭兩心相感共濟大事深有
望於士民

道南建院通文

乙巳

士子進學之功莫甚益於羣居講習後生崇道之典莫甚
大於尊事先賢此書院之所以設而今古之所共由也吾
南書院之盛甲於吾東殆至於比邑有之而吾鄉獨闕焉
豈不為一邦之大欠事而多士之所深歎耶恭惟國朝
儒賢四先生之出皆在是道後生末學雖不及搢衣親炙

於函丈之間而聞見敬慕之誠比之遠方尤益親切今欲
選地於有洛之浚營立書院以寓美瑤瞻想之懷此係斯
文大舉須與同志共議以重其謀始之事茲就各面別定
有司文到宜徧告面內諸君子以五月初七日來會于五
成洞書堂幸甚嗚呼秉契好德有生之所同會友輔仁吾
儒之至樂想所樂聞故茲奉告

榜諭江陵一鄉文 癸丑

本府士子之歲風俗之美甲於一道素稱文獻之邦自惟
無狀來莅于茲實深忻幸願與諸父老士子講明禮俗以
小補 朝廷委寄之意而終年抱病未能也常切歎歎側
聞閭閻士族之家頗有違禮敗俗之事此必習熟見聞循

襲謬誤而不自知其陷於非禮其情雖在可恕而其有愧
於文獻之稱則大矣竊不自揆撮其中大段未安者數事
條列于後幸即通諭一鄉嚴行禁斷此外他事亦須隨失
隨救以匡民俗無使冥行妄作以取譏於知禮君子則守
士者之幸也

一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其終至於塗人而其初則一人之
身也是故禮曰不娶同姓又曰雖百世婚姻不通其嚴
如此國俗以異貫為異姓寧與李婚金與金婚法家名
族亦皆不免此則雖非古禮而今亦不可卒革至於同
貫相婚乃通國所無之事而聞此鄉有犯之者云傷風
敗俗莫大於此今後隨現告官繩之以法擅不與士族

之列為佳

一父在為母期禮有明文聖人制禮之意非薄於母也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家無二尊故暨於父而不得伸情於母也聞邑俗不知降服之禮並行三年其間或有一二士子欲行古禮則譁然驚駭目為短喪云其陋甚矣夫十一月兩練十二月兩祥十五日兩禫申心喪三年聖人制禮明如日月此則非後學一二談也

一聞邑俗於親舊家喪練禫之日各持賻米以進喪家略設酒食以供之致客多者不免前期備辦至借盤器筵席於親友之家有如置酒請客之為者是日衆賓列坐以次酬酢曰為鄉會於其坐甚者必待畢至然後行

祭客或晚至則祭從而晚或不待畢至而行之則謂賁隨之云所聞虛實不可盡信萬一有之則極為駭恠夫喪主乎哀祭主乎敬彼為主者固為風教之罪人本不足言為客者臨喪不哀惡得無罪昔伊川先生葬母夫人時周恭叔主客客有畏寒者恭叔請饋酒先生曰子母陷人於不義夫當寒而飲猶以為不義則無端飲酒於喪家至為公會其不義為如何也至於賻米之餽固為厚風誠不可廢然初喪之有賻為斂葬之用也練祥之際喪家貧甚無以為祭則親舊分厚之人致送米穀使供祭用亦無不可至於會葬觀祭之日親賁以進贈之者無恤喪之誠受之者有家喪之嫌其為失亦大

矣自今以後致賻必須前期輸送會葬者或及墓而辭
或反哭而散觀祭者祭畢而罷一依禮文毋得因循謬
習取人鄙夷幸甚

城山山城收穀文

城山天險也形勢之壯一夫倚關而莫開井泉之饒萬馬
羣飲而不渴嶺南山城之險絕者無慮數十所而此城為
之冠高麗末咸昌僧弘志者築城于山破紅巾有功事載
國史而論者皆以為此城是也國家昇平百年慮不及兵
列邑諸城皆復于隍壬辰之亂人死於鋒鏑且盡而此城
在大山絕頂不見知於守土禦敵之人徒為山谷小民伏
匿偷活之地一時有識後事而痛惜之庸可及哉今者北

虜不遜敢抗大邦矢我陵阿之患難保其必無我城主令
公是用深憂長慮謂今日人心事力不可坐守平地以禦
暴客必須據險堅壁以逸待勞乃可以全勝而此城又當
灸岫巖大路之衝不專於避亂寔為湖嶺交界大關防之地
公私兩利莫逾於此一面論報方伯一面發民修築後不
浹辰形勢粗成 廟堂以巡檢使權公詣季兵事使之相
度馳啓公登覽而壯之善明府之得地利申聞于 朝請
令方伯助力而督成之嗚呼此吾鄉士民遺賊勢護嶺路
上酬國恩下全家屬之秋也豈不幸哉茅雉設險之方必
盡其法然後人心有所恃賊至而不懼積累為基易於圯
壞則大石不可不伐也堞堞失制不利外禦則尖礮不可

不燒也砲樓當建也懸眼當設也器械當備也前頭規畫不一其事官家物力有難辦集以吾民全活之計為明府獨憂之事理豈如此賈生之言曰積財者天下之大命粟多而財有餘則何為而不成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吾民計惟有助其積財以聽調用乃為惡務幸今場圃告稔殺粟狼戾頭會箕歛不至召怨而覆篲成山功在積少略計境內民戶總約收合穀數多則千斛少不下七八百石以之而換買硝鐵以之而俵給工匠為益顧不大耶嗚呼賴天之靈 宗廟社稷之默佑使虜無動則幸矣萬一不然則姦風火獵之勢其可以疾走巧伏以避乎邊警乍傳內訌先作殺越搶奪白晝滿途弱肉強食之患其可以東逃

西竄而免乎設或免此汧門討飯嗟咄交至糠覈不充飢火燒腸不為樹縊之鬼定作溝僵之屍此其必至之勢而不可違之禍也法曰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今日待敵之策有長於山城者乎樂土在通計畫先定臨急之際不懼不亂各扶其老各提其幼徐入而共守之制擬當梁俯搃賊頂軀命既全蓋藏無失視彼有三死無一生其利害相懸不翅天淵矣此猶為小民言耳至於士夫則又有大於此者平日讀書所講明何事而一朝臨亂乃忍忘忠棄義携妻挈兒為獸匿苟求活於草間耶黷闇而生明白而死古人猶不肯以彼易此况今捐身名兩全之策蹈危辱必死之途則其人愚智又如何也諸君之見想已先

獲而敷心及此信筆索言同氣相感當必有奮然者矣文
到宜招集小民悉心開諭使知山城之役實係自己利益
依後錄畫一數條及時收合仍示實數以候鄉中處置幸
甚

楔中為高年設宴請文

伏以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先王為之政以優之衣帛食
肉政之施於家者也輕任并重任分政之及於道路者也
賜杖給扶一坐一垂至政之達於朝廷者也有問則就之適
四方乘安車政之通於天下者也至於鄉黨之間則尤以
是為重故其節文尤詳每歲十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賓席在北介席在西主人席在東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
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成周之制見於禮經者大略如此觀
於此是以知聖人教民致敬於年者極其隆矣故曰老老
為其近於父也長長為其近於兄也真切哉言也人於此
不用其敬則亦無所用其敬矣嗚呼古禮之不講既久而
生等又非黨正之任雖欲目見盛事有不可得第念今日
鄉父老之中高年五位稀年十二負黃髮蒼顏錯落相望
此叔世之瑞而一鄉之慶也謹與同社之人略備觴豆以
本月二十日設席于州南水晶堂溪上雖立侍聽後遞增
豆數之節有難便行而排行序坐一從年齒爵位有無并
置不論庶幾復見三代尚齒之風而生等亦得陪侍末席

奉觴稱慶以伸敬老之誠此區區之願也日今邊虞乍靖
郊野無事天氣中和景物方妍鳩杖野服惠然降臨想亦
不以為難謹遣鄉子弟某躬造拜肅以聽進退伏惟僉鑑

答左道疏會文

為本州儒生作

辛酉

頃因遽便得見通文備審諸君子將有揚庭之舉先為亨
號之告此是舉國含生憤鬱而不敢發者孰不欲同聲相
應奮袂齊起共覩食肉寢皮之快耶竊伏下風為之增氣
茅以膚淺之見有不能無起者敢不為同志吐露以聽可
否之命嘗聞天地間自有一箇公論根於是非之天發於
所同然之心不容一日泯滅而伸而行於上則治屈而鬱
於下則亂故國家置論思之職諫諍之官使之主一國之

公論而伸一代之直氣其或不幸而姦人在內陰竊國柄
壅蔽聰明絕滅倫類邦國顛隳之禍迫在朝夕而所謂主
一時公論者皆為之爪牙腹心知有權姦而不知有君父
忠邪易指鹿馬貿形則布衣藿食閉門讀書之人初無預
於時事而愛君憂國之誠憤世嫉邪之志有不自勝於仰
屋之餘起而為剗肝瀝血叫闔排雲之舉出位之罪殺身
之禍皆有所不暇計斯誠出於千萬不得已之忠憤而要
以扶持一脉之公論而已夫以爾瞻之稔惡非一日矣國
之不亡於其手蓋亦幸矣而寂寥草野清議僅有一尹善
道而止則固已為士氣之深著矣顧今 祖宗默佑國祚
靈長四聰開悟照水之犀方燃三司並發觸邪之芻齊憤

愚伏文集卷之五
一
彼其手脚盡露腰膂得絕公論之行於朝廷可謂盛矣草
野之士似不當側足其間以架屋下之屋也蓋爾瞻之惡
一也而發之於萬口皆指之日則為不容已之直氣論之
於今日則不過為雷同之贅言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
未知僉意以為何如區區傾倒非敢立異於正論欲以求
教於高見幸勿視為惻懦細入思量辱與反復之則幸也
並惟盛諒

通諭道內士子文 甲子

右文為倡義勤王事逆臣李适以犬彘不食之資稔鯨鯢
必戮之惡偽作圖讖誑誘兇徒陰圖不軌有非一朝一夕
之故而 朝廷不悟昇以閩外之寄則國中精銳運鍊之

兵皆在武庫矣幸賴 祖宗默佑逆節見發其終始蓄謀
之狀盡露於支黨之招 聖上猶諉以兇徒借重之言略
不致起至於下書慰諭實出於推誠待下之道保全功臣
之德而處分茅之列懷射天之計乃人理之所不能測者
是則非徒 聖上不疑廟堂亦不知疑矣其子梅顯出於
諸招者不勝其狼藉循例 命拿亦鞠廳之常事而金吾
郎到轅門輒行戕殺於萬衆環立之中稱兵犯順震驚京
師遂致 變與播越 廟社蒙塵嗚呼戎夷外侮有國之
常患不足多恠亂臣賊子亦無代無之而兇悖狂逞之甚
未有如此賊者也尤可痛者蓋爾假氣之賊象不滿萬而
孤懸深入又犯軍忌本非難辦之賊而元帥以下遂巡逗

撓自西關至畿輔無一處交鋒使臨津天塹不能為一葦
之限以賊遺 君之罪可勝誅哉興言及此肝膽欲裂念
我嶺南素稱文獻之邦父兄之所教詔子弟之所服習無
非聖賢之訓仁義之說而不幸遇難則子死於孝臣死於
忠乃其平日慷慨自許之志也往在壬辰之變所在官軍
望風奔潰而投袂奮起鼓動忠義招號散卒卒成匡復之
功者實自義兵始 朝廷之所褒嘉國史之所載錄可以
炳耀於人目而輝映於百世矣况此今日之變臣子之痛
憤切迫沫血枕戈者奚啻萬萬於壬辰而 朝廷之責望
於嶺南者又非他道之比當職辭朝之日親承 聖教懇
惻丁寧今此教書所陳固已痛切可以隕山東父老之淚

而詞臣之筆猶未足以形容 聖意之萬一也當職當遍
走列邑面諭 聖教而事機甚急不容少遲敢此分路馳
文先行知會略具應行節目畫一開錄于下同聲相應同
志相感霆震風行之效傾耳以待憤氣滿腹言不能盡惟
竢面剖幸願諸君子諒之

一 召募之際惟務精壯不要苟充惟務開諭不要抑勒尤
不宜侵奪官軍

一 召募之際有膽敢死者為上有膂力善射者次之能出
入賊中探知賊情者次之驍健善走者次之

一 各邑移砲手成才命中者比比有之若能多募此輩作
為一隊則當為無敵之兵各別訪問為先募聚為善

一各邑山尺輩上下山坡大筭善射乃其所長而列邑抄兵之際此輩例皆幸免今宜另加訪問至誠開諭使之効力則真有關於戰用不下於砲手矣

一先舉忠實有計慮可堪領率者若干人使之各募素所相信之人以為部伍然後可以臨亂一心死生相救此古人治兵之法也

一兵聚無糧自潰之道今日之憂無大於此上年大歉之餘民方艱食頭會箕歛所得不多而徒取怨咨極為可慮惟宜至誠開諭使之隨力所及不拘多少

一朝廷之失信於富民者多矣設有積粟之家難望指園之義然今日之事自與曩時不同當職雖無狀決不至

取粟於急難之日而闕賞於平定之時 朝廷或有失信之事則當以死爭期於得請後已此意曉諭富家使之重義傾資應募

一鼓動忠義固為大本而開陳利害亦不可已天道助順社稷靈長此賊終無不授首之理徇國者為良民從亂者為逆鬼此意廣行曉諭于村閭小民使知逆順之所

在
一精勇敢死之輩不可無賞而當職空手下來徒言無補今方馳啓于 行朝請除內奴寺奴身貢及各司匠人價布等物以為軍中賞格之用此意并為知委亦不

妨

一前項節目特其大槩惟在諸君臨事發慮善為措處耳
一如有善策不能自擅者則一一報知于當職不用報狀
只用稟目為當

榜論場屋士子文

國家設科之制以四書起五經義取生負者蓋以經術養
士也至辰兵亂以後廢書不讀為京外士子之痼弊常時
將四書五經京之高閣不曾致力講明故及到場屋茫然
不知所以措辭下語不得已而竊取他人之作以為僥倖
之計竊取之不足則公然傳寫一人作之百人傳之每場
作者不過六七十人而舉場無拖白之人有司又不得已而
就其中以其額數嗚呼此豈設科取士之本意耶諸生

亦必有以憂而痛歎者矣有司方欲痛革此習今但無論
主客雷同者則盡行抹去無論工拙自作者則擇而取之
額數不滿則取之於經義平時亦有以經義為主篇而見
取者諸生有能通經義者以義為主篇又不須雙頭破題
求合舊樣但將題意討論數繹有如論體亦佳切勿因循
弊習隨波逐浪但為業之不精毋患有司之不明甚善甚
善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